

要令家山常在眼：李慈铭求画小史

韩进

细绎李慈铭与文人画家之间的人情往来,大致都是持平的。他在此类往来中总是试图遵循人情平等的原则,免于孟浪行事。所谓人情平等,一是双方身份或修养上的大致匹配,二是具体财物、文艺往来的轻重相当。为了得到一幅画,有时需要草蛇灰线,人情往还数月。

经历了京官捐纳的曲折,又与多年挚友周星誉决裂,李慈铭(图一)在三十五岁头上才算在京城安顿下来。对于自己在户部的小职务,李慈铭客气时说“闲身且署户曹郎”(李慈铭《越缦堂日记》,广陵书社,2004年,第2689页。本文关于李慈铭相关事迹的论述,主要依据此书,以下简称“《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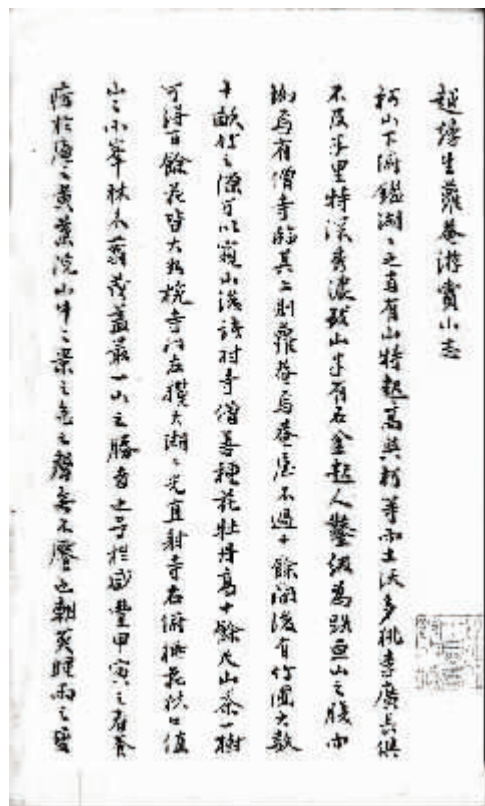
记》”),促狭时直接说是可恨的“驴马事”(《日记》,第2396页)。但乱世之中,自己得食俸禄,故乡家人无恙,李慈铭还是感恩的。不知是乡情发作,还是受到南山捷径的启发,李慈铭开始撰集《萝庵游赏小志》(图二),追述游览绍兴柯山等地的旧事。柯山是绍兴西边的一座小山,山势不

高,秀丽孤峭(图三)。李慈铭曾在山中居住。左图右史,李慈铭着手请人摹绘家乡景物。响应的画家有两位:秦炳文和潘曾莹。二人同样来自江南,虽身份悬殊,但均擅丹青。

秦炳文画的是《柯山红树图》团扇。他是李慈铭的户部同事,咸丰末年活跃于上海莘花社。动乱中聚集海上的文士们,虽曾鬻艺谋生,看起来和职业画家几无区别,但局势一旦稳定,他们便在国家机器的感召之下,纷纷北上应试、做官。秦炳文是画社中最早走掉的画家。同治元年(1862)的秋天,他频频出现在京官的宴会之中。第二年又捐了个户部主事的职务。小京官的帽子戴上之后,不知道秦炳文是否还可以像在南方一样自由卖画。李慈铭写秦炳文在北京作画:“都下几人画山水,锡山秦叟称能工。吮毫索价颇自惜,鞅材曾被嘲凡庸。一朝为君拂绢素,经营惨淡天外峰。玉莲朵朵入雪色,松根樵径微能通。”(《日记》,第5350页)这里的“索价”,其具体形式和对象不知如何。翁同龢记载“写扇五柄,多弱笔虚锋(二柄倩秦谦亭画,每一八千)”,谊亭正是秦炳文的号(《翁同龢日记》同治七年五月一日,上海图书馆藏稿本,“谊亭”二字存疑,陈又



图一 李慈铭像,自《清代学者像传》



图二 《萝庵游赏小志》抄本,国家图书馆藏

杰释作“谦亭”)。

另一位画家潘曾莹是诗词的名家,李慈铭去求画,或写一首《渔家傲》,或填一阙《壶中天》,佳文共赏析,又阐明所请托的画境画意,是高端的艺术游戏:

壶中旧隐,有丹岩翠嶂,遮断尘境。山下林亭亭下水,隔水别开鸥径。映竹弹棋,刷苔品石,秋满纱巾影。山前何有,藕花菱叶千顷。

正好瘦策扶亲,团蕉挈弟,瓜果盈盘钉。坐到梧桐凉月上,更理冰弦夜咏。轻裂萝裳,长安回首,盼断青猿信。乞公渲笔,溪声画里堪听。(《日记》,第2360—2361页)

这次画的仍是柯山,红山绿树间露出林亭小路,梧桐月上,人物二三。消夏景观布置,历历如在眼前,供画家妙笔成像。往还之间,诗人与画家大概都能获得知音般的满足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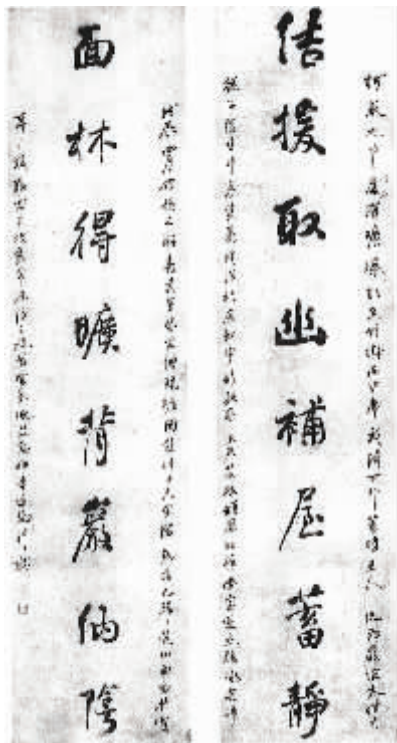
回乡赚得一个举人的功名之后,李慈铭于同治十年(1871)二次进京。中兴承平日久,都中的风气看起来颇为活泼生动,李慈铭也饶有兴致地投入其中(同治中兴是学界的一种认识,见美国学者芮玛丽著,房德邻等译《同治中兴: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 1862—1874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

2002年)。与陈乔森、温忠翰、吴大澂办过几次消寒会,和秦炳文饮了几回酒之后,李慈铭开始继续与上一期居京时同样主题的绘画诉求——图写家山。给陈乔森、秦炳文的还是老命题——《湖塘村居图》(图四),温忠翰的是《三山世隐图》《三山红叶图》,吴大澂的是《城西老屋图》。吴大澂是秦炳文莘花社的社友。他也在同治元年进京应试,落榜后返乡。同治七年(1868)考中进士,这时是翰林院编修。吴大澂用干硬有力的线条和迟涩浑厚的墨色营造屋宇树木,显示出一位书法家对于笔墨出色的把控能力。

秦炳文对这一次《湖塘村居图》的请求,响应得很慢。李慈铭连着催了两三次未果之后,决定扩大范围,给另一位同僚友胡义赞发去同题做画的请求。胡义赞是河南人,言谈幽默,长于金石考证。他画宗董其昌,擅用黑而湿的笔墨再现“黑董”风格。刑部侍郎中的同乡施启宗也被李慈铭嘱托去转求倪文蔚画一件《罗庵黄叶图》团扇。扇子很快画好了,秀洁雅致,却没有署名,让李慈铭颇费思量。倪文蔚曾在湘军幕府,仕途蹉跎,自身也招惹一些非议。



图四 李慈铭《自题湖塘村居图诗》手稿,国家图书馆藏



图三 同治七年李慈铭游柯岩所书对联,绍兴市博物馆藏